



[俄] B·布罗夫 / 著
李 蓉 / 译

一个俄罗斯学者眼中的

中国

三十余次周游九州
遍访中国著名学者
细说华夏文化渊源
领略中华廿年巨变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КИТАЙ
ГЛАЗ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ЧЕНОГО

一个
俄罗斯学者
眼中的

中国

[俄] B·布罗夫 / 著
李 蓉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俄罗斯学者眼中的中国/(俄罗斯)布罗夫著;
李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2

ISBN 7-207-06154-4

I. 一…… II. ①布… ②李… III. 哲学思想—思想
史—中国—近代~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4161 号

责任编辑:张晔明

封面设计:于克广

一个俄罗斯学者眼中的中国

Yige Eluosi Xuezhe Yanzhong De Zhongguo

[俄] 布罗夫 著

李 蓉 译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E-mail hljrmchs@yeah. net
印 刷	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5
插 页	4
字 数	140 000
印 数	1-4 000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6154-4/G·1424

定价: 14.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采访中国哲学家邢贲思

作者在莫斯科的一次中俄问题座谈会上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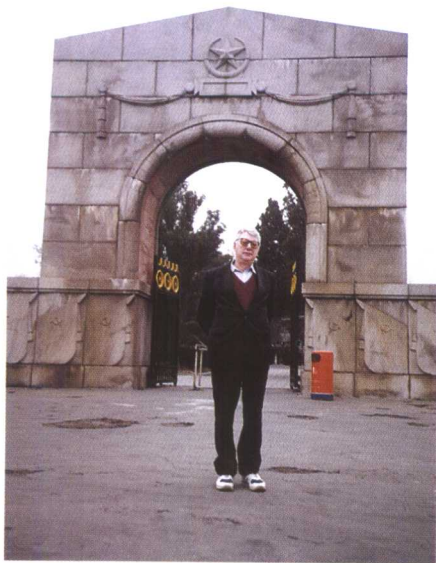
第三届孙中山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代表合影



作者在中国接受采访



作者在大连市留影



作者与来俄访问的中国学者合影





作者访问北京行政管理学院



作者与中国学者贾泽林在莫斯科合影



致中国读者

我非常高兴看到自己的书即将在中国出版。为此，我向中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和译者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的这本书原本是为俄罗斯读者写的，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向俄罗斯人民介绍当代中国的生活和风俗习惯。

或许，有人会觉得我的某些看法过于主观，有些地方反映的不够准确。不过请相信，我是怀着对中国人民、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历史的崇高敬意来写这本书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今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令人交口称赞。在任何一个国家里，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积极的、好的方面是主要的，但同时也有一些消极的东西，而我写这本书正是要对现在俄罗斯人中对中国和中国人所持的错误议论进行批评。不管怎样，这是一位潜心研究中国、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俄罗斯学者，根据他所亲眼见到的当代中国现实，不带任何偏见所撰写的书籍。

如果书中存有不当之处，本人负一切责任。倘若读者自有高见，请把意见通过出版社反馈给我。

B. 布罗夫
2003年7月
于莫斯科市



作者的话

命运的安排,使我的一生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出生在中国,在那里学习过,也工作过。在最近五十年里,我曾多次往返这个国家,进行学术活动。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同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代表进行了上百次的谈话。在与“友好的 50 年代”相识的老朋友、同行、老师们会见时,既高兴又忧伤。我还结识了许多新相识,他们大多是学术界和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我在各种不同场合与中国人会见——不仅仅在宾馆和官方的接待室里,而且还在讲演厅里、宿舍里、大街上、公共汽车里,或者干脆就在做客时随便的家庭气氛中。

本书所记载的观感都是我在周游中国的行程中的亲身感受和观察的结果。我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把当代中国现实的方方面面详尽无遗地讲述出来,而且,这也是不可能的。中国也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是千变万化的。然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具有与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连在一起的特殊色彩。对于外国人来说,要想认识中国,一辈子的人生都不够。在这些问题上,我不想重复其他作者所提出的观点。因

为在很多方面,对中国的认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书所讲述的纯粹是我个人对中国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生活问题、中国公民的目标和期待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但是,我还是希望我的这些观感会使大家对今日的中国产生一定的认识。

对当代中国社会进行客观的讲述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俄罗斯的报纸、杂志和电视都对邻国各方面的生活报道得比较少,而且为了迎合政治局势和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这类报道往往是表面的、片面的、甚至是有倾向性的,它们经常复述那些对中国不太友好的外国宣传机构的陈词滥调。

目 录

致中国读者/1
作者的话/2
布罗夫的中国情结(代 序)/1
在城市和乡村/9
中国的青年人/32
工作中和在家里的中国人/45
火车上的会见/69
在中国的大学里/76
谈谈社会科学/89
关于儒家学说的讨论/110
在毛泽东的故乡/141
“四人帮”中的夫人/150
邓小平之子的命运/158
俄罗斯与中国会永远是兄弟吗? /166
后 记/196
译后记/198

布罗夫的中国情结

(代序)

路灯

这是一个俄罗斯人在中国的故事。

他生在中国，长在苏联，年轻时在中国留学，参加过“大炼钢铁”。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对中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深的研究。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喜欢读文言古诗，他最崇拜的人是孔子。他曾经 30 次来到中国；在他的一生中，他见证过中国的三个时代，见过两次毛泽东，与江泽民主席握过两次手。今年三月初，他来到了西安外国语学院担任外教。

我的生命与中国息息相关

布罗夫教授是一个高大的俄罗斯人，虽然已经年逾七十，但透过他满头白发下那深邃的眼睛，似乎丝毫看不出他的苍老。他的全名叫布罗夫·弗拉季连·格奥尔格耶维奇，一个研究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俄罗斯学者，现任“国际儒学研究会”理事。



“我 1931 年出生在中国的哈尔滨。当时我的父亲是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外交官。现在的俄罗斯驻中国大使罗高寿(中文名)的父亲,当时也是俄罗斯驻中国的外交官,他与我父亲一起在哈尔滨工作。我出生在当时俄罗斯驻哈尔滨领事馆的那座小楼里。几十年之后,1986 年和 2000 年我曾经两次去哈尔滨讲学,并参观过那座小楼,它还是那个样子,连红红的木地板都没有变化。我对在那儿工作的人员说:‘这是我的出生地。’他们感到很惊讶。那座小楼现在是黑龙江省文联的办公地。”

“我出生的时候,正是‘日本鬼子’(按:布罗夫教授原话,他说‘日本鬼子’意在提醒人们对那段历史的回忆)侵略东北的时候。他们很坏,到处烧杀抢掠,搞得民不聊生,就连我们外国人在东北也呆不下去了,那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不久,我父亲就带着我们全家回到了苏联。”

“回国后我才上的学,虽然当时我还没有学会说中国话,但是我对中国的感情很深。所以上大学的时候我选择了汉语专业。当时是在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后来该校与莫斯科大学合并,我又在莫斯科大学汉语系攻读研究生。”

“50 年代初的时候中苏关系很好,当时在苏联流行‘中国热’,像许多苏联学者一样,我们对中国的文化充满了兴趣。终于,我‘回’到了中国——”

我幸福因为我有两位中国导师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说着话，布罗夫教授忽然唱起了这首 50 年代流行的中国歌曲，晃了一下满头银发的脑袋，他微笑着问记者：“你会唱吗？”——布罗夫继续说：

“1957 年秋天的时候我来到中国留学，一开始是在北京大学学习，当时我的导师是现任北京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先生，但是不久他就不能给我们授课了（因为当时‘反右’的政治原因），我又被转到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去学习中国哲学，我的导师是侯外庐（著名历史学家、北大教授），原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与我一起做他的学生。因为侯外庐先生很忙，张岂之就教我学习文言文——读中国哲学不会文言文是不可能学好的。

“当时中国流行浪漫主义（按：这是布罗夫对那段历史的善意的评价），到处都搞‘大跃进’，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说什么‘吃得下三年苦，才享得了万年幸福’。——我们当时在中国的苏联留学生也与当时的中国人一样狂热。我们曾经建造过一个炼钢炉去炼铁，当然最后什么也没炼出来。我还参加过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工程，在那里我见到了毛泽东，后来在北京的苏联展览馆，我又一次见过他。”

“你当时见到毛泽东的时候心里是怎样一种感觉？”——记者问他。

“是一种对伟人的感觉，我们当时的留学生像所有中国人一样对他这样崇拜——虽然随着历史的变化，我们现在不会那样看他。我比毛泽东高两公分，他一米八三，我一米八五。”布罗夫大笑着对记者说。

“我在中国的学习一直持续到 1959 年的春天，后来中苏关系破裂，我们苏联留学生就都回国了，当我再次来到中国时

已是 28 年之后——

火车上有人喊我“苏联老大哥”

“回到苏联以后我继续潜心研究中国哲学，从孔子、孟子到朱熹、王阳明，一直到现代的胡适和毛泽东的思想。我在苏联科学院哲学所工作。后来又在莫斯科大学工作，也曾在苏联中央党校任教。我曾经主编过《中国哲学资料》。

“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苏关系开始好转，我再次有机会来中国，1985 年秋天，我随苏联教育部代表团来中国参观访问，那时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各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 50 年代相比大不一样。从那时起，我每年都要来中国几次，现在已经有 30 次了。我去过北京、沈阳、上海、广州、武汉、西安、香港、台湾等地，还有许多小城镇。我的足迹踏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许多中国人没有去过的地方我都走到了。我还去过中国周边的韩国、日本、越南。我发现，这些国家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中国这二十几年的变化真的太大了。

“有一次我坐火车去武汉，在车上碰到两个军人，他们是海军飞行员，我们对面而坐，当我介绍完自己时，他们说：‘啊！原来是苏联“老大哥”’——虽然苏联已经不存在，我现在是俄罗斯人。他们用这种 50 年代的话喊我，让我感觉出一种开玩笑式的、幽默的色彩。——确实，在改革开放的这二十几年中，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竞争的激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观念都在转变。



“中国这几年的变化确实太大了,甚至可以用‘沧海桑田’这四个字来形容。在莫斯科,有一个与我一样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曾这样说:‘我们成天说卢日科夫对莫斯科市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难道他所做的一切都能与我们在北京与上海所看到的相比吗?我想,如果我们请他们(指北京、上海的建设领导者)到莫斯科来,我想我们的莫斯科会变得更好!……’

“50年代我在中国留学的时候,那时候中国人的生活很艰苦,男女都穿一样的衣服。可现在不同了,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很有个性,他们热爱劳动,学习外语,从某一方面来说,他们的知识层次要比他们的父辈高。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但是有一点你们要注意,那就是你们在抓经济、搞建设的同时要注意保护你们的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社会

谈到孔子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布罗夫教授的眼光忽然一亮,同时他那略带俄语发音的汉语也说得更流利了:

“如果你要做一个中国人,你就不应该放弃传统文化。”他略带告诫性地说道。

“孔子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50年代到70年代,当外国人热衷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思想的时候,你们却在批判孔子,你们当时对孔子的批判是不对的,虽然现在有所改观,但你们做得仍不是很好。

“我去过韩国、日本,这些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国家和地区,我发现,他们的经济之所以发达和强盛,正是因为他们